

祝勇 = 编

自由 写作

王跃文等著

o
n
X
I
e
Z
n
o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* T243377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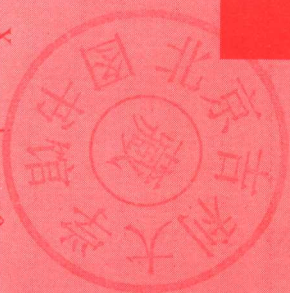
自由 写作

祝勇=编

中国自由作家小说精选

王跃文等著

Z
I
Y
O
U
X
I
E
Z
H
O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由写作：中国自由作家小说精选/祝勇编；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3.2

ISBN 7-5057-1857-6

I. 自... II. 祝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9396 号

书名	自由写作
著者	祝勇 编 王跃文 等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规格	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312 000 字
版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	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 - 10 000 册
书号	ISBN 7 - 5057 - 1857 - 6 / I · 478
定价	2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序 祝勇

既然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，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：你如何分配那些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不自由，比如从体制的束缚中突围的自由者，又可能陷入经济上的不自由中。所以我们在谈论自由的时候，往往并不是指所谓的绝对自由，而是指对束缚的支配权，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有能力选择自己在哪些方面享有自由，而在哪些方面甘愿受到束缚的时候，就可以被认定为自由者。

也许这只是最低限度的自由，但是，即使这样的自由，也并非唾手可得。所以，当有人辞去公职开始自由写作生涯的时候，大多数人抱以同情、遗憾、观望的态度，也就不难理解。即使体制内生存有一千条不好，起码不会带来生存之忧，而当安身立命全凭一支笔，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令人们望而却步。如前所述，自由者和不自由者实际上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不自由，但是二者并非没有区别。自由者和不自由者的区别在于对自由的选择权，它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生命的主动权。那些超脱体制的人自不必说，只说体制内的生存者，如果他们的命运同样是经过选择的结果，那么，同样可以认定他们是自由者，除非他们随波逐流，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传统的士大夫体制，获得一种独立地位，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。他们可以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依附于权力，而是依靠著述、讲学、编辑、翻译等专长，独立地生存。在身份趋于独立的

001

序

同时，经济上也逐渐成为中产阶级。陈明远先生曾通过对30年代和当今的购买力进行比较，对鲁迅的经济能力算了一笔账，并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，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。钱，是他坚持‘韧的战斗’的经济基础。”（详见1999年12月7日《文汇报》）但那毕竟是陈年老账，是昙花一现的旧梦。今天的写作者，面对的困难要大得多，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。（没有必要将自由写作者归入身份自由与经济压力的二元对立中，经济的压力仅仅是生存压迫的一个方面，他们面对的是更多的挑战。）所以，像王小波、老村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辞职的写作者，其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范本，也就是说，不必被大学、研究所指定自己的写作方向，不必削尖脑袋挤进作协，同样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写作的快乐，成为精神世界里自主的劳动者和创造者，尽管清贫和寂寞在所难免，但是这些代价无法与收获相提并论。王小波并非在体制内无处安身，这增加了这种抉择的庄严性——它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随意的个人选择，而是一种严肃的抉择。李银河对王小波的评价大抵可以概括许多自由写作者的心理感受：“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，就是觉得太好了，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。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用不着按点上班，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。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。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，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、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，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。”而王小波自己则说：“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，比我父亲幸福，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中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。”（《思维的乐趣》，《我的精神家园》，第119页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7年版）90年代以后，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，自由写作者越来越多，如小说界的王跃文、钟晶晶、韩东、吴晨骏、李冯、赵凝、王荒、陆离，散文随笔界的止庵、车前子、庞培、周泽雄、张远山、余杰等。

作为写作者，这些自由还远远不够，但是，身份的自由，无疑是第一步。写作身份的独立，势必对言说的真诚性产生影响，而且随着表述空间、传播空间的拓展，这种影响亦将施加于蜕变中的中国文学。一个作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或许并不为人注意，但是他们在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意义终将显现出来。

2002年12月11日

003

序

目 录

- 王跃文 [状态] 不想出门……………→ 003
[作品] 结局或开始…………… → 005
- 钟晶晶 [状态] 天意使然…………… → 065
[作品] 蒹葭之子…………… → 067
- 老 村 [状态] 君子固穷…………… → 115
[作品] 夜窥…………… → 122
- 赵 凝 [状态] 亲吻黑夜…………… → 187
[作品] 1999, 虚构的女儿伊豆…………… → 189
- 吴晨骏 [状态] 生命与小说相连…………… → 219
[作品] 乡村之家…………… → 221
- 王 莞 [状态] 一个人能走多远…………… → 255
[作品] 口红…………… → 257
- 李 冯 [状态] 辞职与写作……………→ 287

	[作品]	在锻炼地	→ 290
陆 离	[状态]	面对未知和虚无的乐趣	→ 331
	[作品]	天衣无缝	→ 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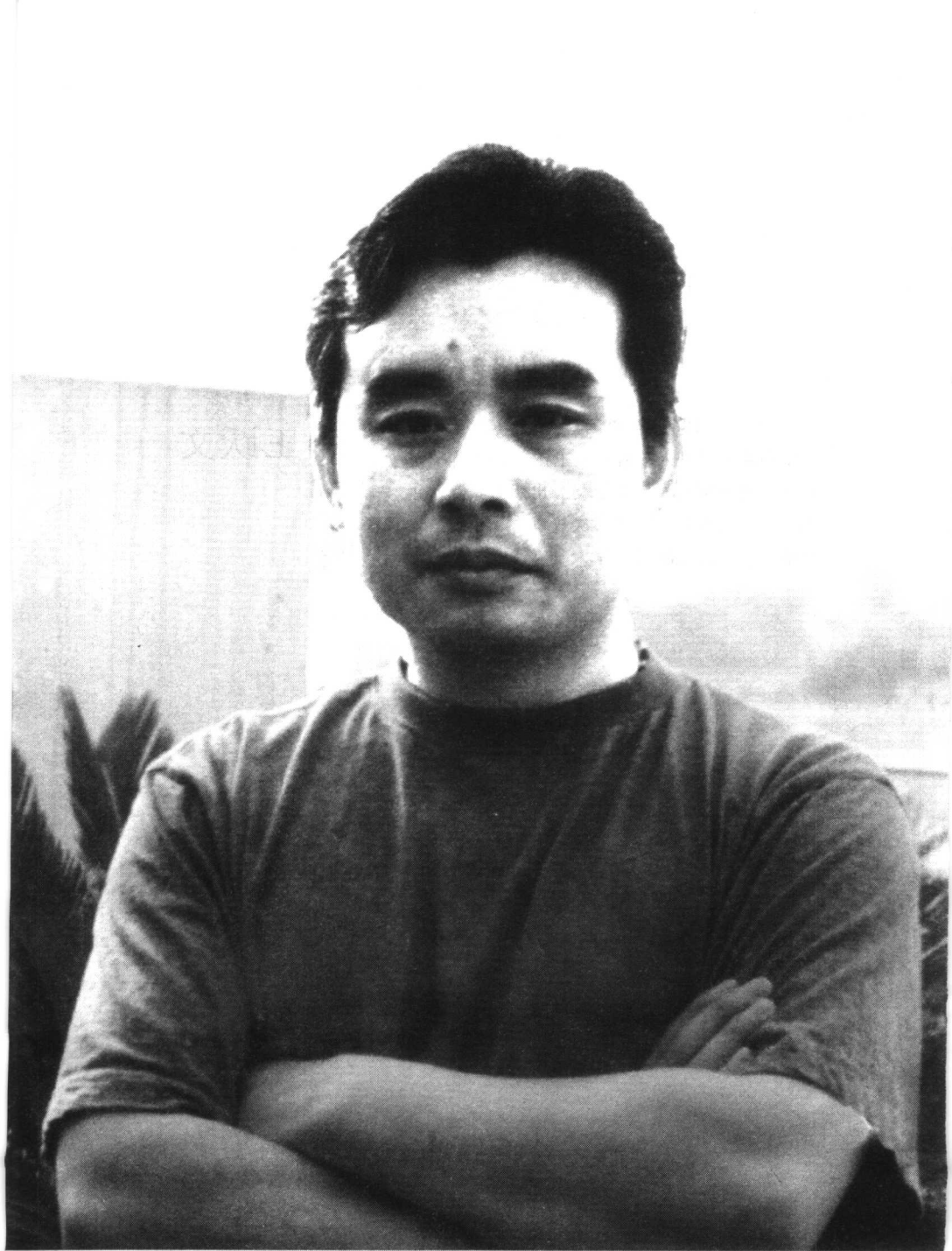
002

自由
写
作

出生于1962年10月，湖南溆浦人。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。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、《亡魂鸟》、《梅次故事》，小说集《官场春秋》、《没这回事》等。



王跃文



我总是蛰伏书斋，多半面壁枯坐，想些大而无边或鸡毛蒜皮的事。偶尔看看书，写几行字。没人相邀，大致不出门的。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，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。进那深宅大院，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。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，从未受过如此礼遇。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，我越来越不那么衣冠楚楚了。

我躲在家里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。衣着极不讲究，尽可能宽松随意。有回朋友突然敲门，我更衣不及，彼此尴尬。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脱，我忙自嘲说，子曰居不容。看书的时候，也没个坐相，脚喜欢跷得高高的，或干脆搭在书桌上。我的书桌很大，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，却总是乱糟糟的。桌上放着手提电脑、传真机、打印机、砚台、笔筒、盆景，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。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，绝无搁脚之处。想当初蹲办公室，朝八晚六，昏昏然。一日读报，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，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。我看着好笑，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？高居庙堂者，瞌睡来了，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，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。

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，如印谱、古本小说图谱、古碑拓本、笑书等。写作之余，随意翻阅片刻，或可解困，或可消闲，或可怡情，或可有别样收获。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。我是属虎的。夫人有回戏曰：你要是想起个斋号，就叫“有啸堂”吧。我闭目沉吟，直道好个“啸”字，正是我的脾气！

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露台。茶厅在二楼，置有两张椅子，一方矮几。南官帽椅，仿明的假古董，不甚值钱，只是自己喜欢。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，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。我本是嗜茶如命的，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，茶喝得节制些了。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，无可一日少茶。我俩便不避酸腐，凑得一联，悬于壁上：煮茶清谈，听雨高卧。我有个坏毛病：大白天且下大雨，酣睡终日。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。尤其是夏日，清风穿堂，凉生两腋；盘腿而坐，气定神闲，或胡乱翻书，或敲键如飞。倘若夏秋晚上，拟或冬令日暖，我多是呆在露台上。露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，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。自己不懒，倒是可以种些花草。我不算勤快，只是有闲，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。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，浇园施肥，修修剪剪。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，煞是好使。剪尽孳枝，仍不解瘾，搓手四顾，只恨再无下剪处。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。户外写作或读书，眼皮不会重，头也不会昏。只是怕负了这满庭青翠，忍不住会抛书搁笔，袖手而起。

某个秋夜，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书。忽听虫声唧唧，犹如银铃。夫人倾耳扞胸，半日无语。我却想起故乡了。闹市里一声虫鸣，竟能让人心旌飘摇。不如早日还乡，卜山脚水滨，结陋室几间；采野石围院，任青藤攀沿；桐雨蕉风，四时不绝；鸟鸣虫声，夜夜入耳。我说出自己的心思，夫人欣然道：等孩子大了些，我们就回去吧。

孟维周任地委书记不久，西州地区改作西州市。孟维周从县委书记走向市委书记，只用了四年多时间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人背地里叫孟维周孟公子。据说全省有四大公子，都是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。孟公子最小，还不到40岁。人们只在私下里叫他们公子，都因公子二字意蕴太丰富了。

西州叫市了，老百姓跟着兴奋。尽管工人仍是没事儿干，尽管农民仍被城管队赶得满街跑。老百姓外出打工，说起自己是西州市人，自我感觉好多了。最幸福的大概是农民，他们大清早醒来，突然就由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了。

老百姓自顾自己高兴着，没想到官场的人们因为地区改作了市，比任何时候都忙碌了。孟维周经常强调，西州要紧紧抓住地改市这个大好机遇，加快发展。孟维周的指示，大小官员们算是心领神会了。平时官场的人惯用的问候语是：忙吗？西州最近变了规矩，很多人见面就说：抓住机遇！彼此还得客气：哪里哪里，你抓住机遇！知己的朋友碰了面，表情就更加神秘：这回你要抓住机遇哟！也有人调侃别人：你抓住机遇啊！对方就以牙还牙：他妈的你调戏老子，你才抓住机遇哩！原来地区改作市了，各级领导班子都会有所调整。

很多人吃过晚饭就急不可耐地看手表，等着天黑下来。偏是夏天，天黑得迟。好不容易推到

天黑，他们就溜烟跑进市委机关。他们爬上桃岭，尽量低着头。桃岭早已不见一株桃树，桔树已长得很茂盛。人们却仍习惯叫这桃岭。这大概是给老地委书记陶凡留下的惟一纪念。桃岭的路灯很灰暗，桔林黑漆漆的。可上桃岭的人仍嫌一路上太亮堂了。他们恨不能成为土行孙，钻进地里吱溜溜地跑，突然就在孟维周或别的市委领导客厅里冒了出来。这些行色匆匆的人，就是上市委领导家去抓机遇去的。

哪里都有喜欢操心的人，专爱理些别人不想让人知道的事。有人发现，自从地区改市的消息越来越明确了，往孟维周家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孟维周的脾气就越来越大，有次在会上发了火：有些人，天天往市委领导那里跑。有什么好跑的？共产党的官是哪一个可以跑下来的？

但是，桃岭一直就没冷清过。有人讲得夸张，说到了晚上，往桃岭跑的人，多得就像蚂蚁搬家！

孟维周刚当地委书记时，有人担心他压不住台。他毕竟太年轻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坐上这把交椅，居然很能服众。有些老干部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孟维周年纪轻轻的，哪来这么高的威信？他们忘记建国初那会儿，自己当上地市级领导也才三十出头。年轻干部却很佩服孟维周，他们对50年代干部年轻化不清楚，倒是知道西方很多国家元首年纪都不大。就说：孟书记要是生在美国，这个年纪当上总统都说不准！这种人多半碰不着孟维周的面，他们遗憾自己没法当着孟书记说这些话。

西州有句很世故的俗话：欺老不欺小。意思是说，得罪谁都行，别得罪年轻人。年轻人谁说得准？弄不好明天就发达了。孟维周32岁就是县委书记了，不到三年就出任行署常务副专员，才一年半功夫，又从副专员位置一步爬到地委书记。

西州人都料定孟维周还会飞得更高的。西州本来就早被省里干部叫做机场了。说这里是省级领导起飞的地方。省委副书记张兆林、副省长宋秋山、省委组织部长周一佛，原先都是西州地委书

记。最近四任地委书记，只有陶凡就地退下来了。外地人不服气的，就说难怪全省人民富不了，省里领导都是从贫困地区来的。有些干部背地里竟把省委叫做西州省委。

孟维周好像更牛市，光是他的年龄，别人就竞争不过，更不用说他上面有张兆林。

孟维周他们体重多在150斤上下，可他们到了省委领导眼里，似乎都成了微缩景观。省里说研究干部，习惯叫定盘子。据说西州的盘子还没有正式定好。那一个个彪形大汉，都想成为省委领导盘子里胡萝卜雕的凤凰，或是一片小火腿肠。西州的盘子省里定，西州各县市和部门的盘子孟维周几个人定。好几个月了，西州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跑。跑西州、跑省里、跑北京。只有市委书记孟维周和代市长万明山没怎么跑，他俩早就定在盘子里面了。

有天晚上，市财政局长王洪亮跑到孟维周家。孟维周见他敲门进来，就发火了：“洪亮，你还要跑什么？我早就同你说过，你不动。”

王洪亮笑笑：“孟书记，我想汇报个想法，请你能够同意。”

孟维周说：“这话怎么说？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就先要我同意。除非你想当市委书记，我让位就是。别的，我不敢笼统就同意了。”

王洪亮仍是笑：“孟书记尽开我的玩笑。我何德何能，敢覬覦这个位置？我是想辞职。”

孟维周吃了一惊，问：“洪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王洪亮说：“请孟书记听我汇报清楚。我有个同学，在国瑞证券当老总。他鼓动我多年了，要我去给他帮忙。只因孟书记你太关心我了，我不敢答应。这次他又找我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”

孟维周问：“他准备怎么安排你？”

“给他当副总。”王洪亮说。

孟维周笑笑，说：“洪亮啊，你是宁为鸡尾，不为凤头！”

王洪亮红了脸，说：“孟书记，不瞒你说，他开的薪金高，我

就动心了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年薪 50 万。”王洪亮说。

孟维周淡然道：“也不高嘛。”

王洪亮不好意思似的，说：“我想改变一下生活，试试自己的潜力。”

孟维周说：“本来，我不该劝你留下来。干部想出去闯闯，这是好事，组织上得支持。但是，你毕竟是党培养多年的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。你不想想，市委任命个财政局长，是儿戏吗？”

王洪亮说：“我知道孟书记对我非常器重，所以一直不敢开这个口。但是，我也反复考虑好长时间了，我的这个选择是慎重的。”

孟维周说：“既然你去意已定，我就放你走。但是，洪亮，你也先别急着辞职。你先过去干半年再说。半年后，要开人大会议了，政府组成单位要定盘子了，你再最后考虑去留。”

王洪亮双手抱拳，打拱不迭，差不多想跪下去了：“孟书记，我非常感谢你！你太关心我了，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。只是，我怕让你为难。这事怎么操作？”

孟维周说：“人是活的，还怕想不出办法？我同市委几个头儿研究一下，派你去外地企业挂职学习半年。我们需要很多真正懂经济工作的干部啊！”

说完这事儿，两人就随便聊天。感觉就不像上下级了，而是兄弟似的。

孟维周笑道：“你发了财，可别忘记老朋友啊！”

王洪亮说：“正像我那位同学说的，有财大家发。我怎么会忘记孟书记呢？”

孟维周忙摇手道：“洪亮你误会我意思了。你以为我在向你索贿吧？我只是要你莫忘记老朋友啊。”

王洪亮故意把样子做得很难堪，说：“孟书记这么说，真让我

无地自容了。洪亮没这意思。”

二

关隐达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悠闲。他一屁股坐在教委主任的位置上，6年间再也没动过。

关隐达的性子早已熬得不温不火。他从不发脾气，却是说句算句。像教委这种业务机关，领导换来换去，干部却总在里面呆着。几十年下来，人际关系难免很复杂。关隐达刚去时，有人建议他整顿一下机关作风，重点解决内部不团结的问题。关隐达听了只是笑笑。不如回避这个问题。关隐达的策略是只谈工作，不谈别的。他头次主持机关干部会议，只讲了30分钟话，就宣布散会。干部觉得奇怪，似乎这样子不像开会。很快他们就发现，关隐达原来是位极干练的领导。他讲话不讲究起承转合，总是硬梆梆几条。他一讲完，各科室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于是分头落实就是了。关隐达原本很会讲官话的，现在有点返璞归真的意思，很烦那些大话套话。

没多久，教委的干部突然发现：机关人际关系好像融洽多了。有人突然感觉到关隐达的高明，奉承说，教委机关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，关主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。关隐达听了也只是笑笑。他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只是不让他暴露出来。关隐达心想，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，却没人注意。机关干部，再怎么复杂，他们也不敢在工作上乱来。所以只需抓严了工作纪律，该谁干的事就得谁干，这就行了。机关也像一个人，你不让他坏的东西有机会表现，看他能坏到哪里去。

教委机关百多干部，都长着张嘴巴。总有几张嘴巴喜欢说话，关隐达的能耐就传得天远。况且他的书法、文才早就名声在外。早年当上县长，又是人大代表硬推上去的。而他如今对待官场又格外的淡泊。种种机缘或因素，都丰富着关隐达在民间的形象。人们说起关隐达，都很敬重。